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天问

小说明末

台湾 林佩芬◎著

壹||八千里路·一生心苦

天问

小说明末

八千里路 (壹) 一生心苦

台湾 林佩芬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序一

深心悲愿

——林佩芬的长篇历史小说《天问》

我在一篇题为《忠义千秋》的文章里，有这样的话语：想想袁崇焕一次“宁远大捷”，即使努尔哈赤受伤而死；再度“宁锦大捷”，亦使皇太极仓皇撤退。其坚守边防，英勇如此；其收复广大失土，功高如此；而犹不能抵挡奸佞之构陷。想想袁崇焕制定作战方针“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运用总体战略“以辽人守辽土，且战且守，且筑且屯”，衡量当时情况，是何等切实而洞彻明达！而何并世无知者，而何满朝昏昏愤愤，终至功败垂成！然而最教人痛惜的是：崇祯皇帝既能重用袁崇焕，又何无视于广渠门前身着数箭，犹跃马横刀奋勇杀敌的“袁督师”，而竟轻信一阉竖之言，以通敌罪，极其刑于凌迟，自毁“干城”如此！

袁崇焕的憾恨，每教人嗟叹不已，而最令人嗟叹的，则莫过于崇祯皇帝。想他由信邸意外惊喜地继“先皇兄”之大统，即决心凭一己才智胆识，励精图治、拨乱反正，居然能不旋踵而清除魏党，且能严禁朝臣结交内侍，起用人才，黾勉国事，使得史称“崇祯始政，天下翕然称之”。然而却奈何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又奈何朝臣庸懦徇私，而勇于斗争。于是亦不旋踵而重信家奴，使宦官布满朝廷，横行天下，其搜刮暴敛，枉加屠戮，无所不用其极。于是忠良冤死、百姓流离，朝纲为之而堕，干城为之而毁，终至内忧外患，不可收拾。

而当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面对只会相对哭泣的满朝文武，崇祯皇帝即使恼怒地写下“文武官个个该杀”，则又焉可奈何！他虽然自称“非亡国之君”，斥责臣下“皆亡国之臣”，但城破之日，毕竟身边只有太监王承恩。他吊死槐树时，虽然身着蓝衣，乱发覆面，但他只知无面目见列祖列宗，却无须愧对天下百姓！然而后世文人或以“殉于宗社事煌煌”来表彰他，或以“不迹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来肯定他，或以“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来为他开脱。以崇祯一生行事，果然当此揄扬吗？

以上所举的崇祯皇帝和袁崇焕，一君一臣的憾恨和嗟叹，盖可以窥见有明基业有不得不倾颓的趋势和原因。然而袁崇焕以国之干城而遭磔戮，崇祯欲拯救危亡而却加速灭亡，其中的道理和缘由，是否足为后人之省思与借鉴呢？

林佩芬小姐有感于此，近年来努力于明清之际兴亡史事的研究，服膺杜维运教授“历史的两个境界是淑世与致用”的看法，乃欲以现代小说的写作技巧来加以诠释，使置身二十一世纪前夜、面对时代惊涛骇浪、风诡云变的人们，尤其是衮衮诸公，能够“鉴往知来”。佩芬自认那是一份“深心悲愿”！

佩芬的这一份“深心悲愿”实在非常的宏伟，而且切实力行，已经完成一百二十万字的《努尔哈赤》一书，书中所涵括的历史时间，起自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兴兵，迄于天启七年努尔哈赤逝世，凡三十五年。现在即将完成的第二部书《天问》，接续其后，亦是煌煌一百二十万言，从崇祯二年长平公主出生写起，到十七年崇祯皇帝自缢煤山为止。而佩芬的新著为什么以“天问”命名呢？

我们都知道，《天问》是《楚辞》的一篇。王逸说那是屈原被放逐，彷徨惆怅于山泽之时，看到楚国的先王之庙和公卿的祠堂上，画有天地山川神灵的图像和古圣先贤怪物的行事，感到许多的疑惑和不解，因而书写其壁，逐一呵问，以此来摅舒愁思，来发

泄愤懑。

而佩芬说，屈原所悲叹的是个人的际遇，她借用他的词语，直以“问天”，所问所叹的，却完全不同。因为屈原是骋幽渺之思于神话的国度里，而佩芬是将崇祯君臣的所事所为呈现于文学的明镜之中。她欲以一己之问而与读者共问，她欲以一己之叹而与读者共叹，则所问所叹，必将发为共思与共识。若此而吾人所共生共存的时代与天地，将不致重蹈往昔的覆辙，于即将来临的世纪，也才有光明的前途。

而我相信，佩芬应当也同意，人世间有一种哀婉欲绝、凄楚难当的情感，那就是“明知其欲如何而竟无可如何”。我从“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的故事，体悟得非常真切。而我们生活周遭，那“公无渡河”的情景，却也不停在重演：当我看到亲友迷大家乐、迷六合彩，屡劝不听时，就想起了“公无渡河”；当我看到“民意代表”不打架不能议事，舆论讥弹无效时，就想起了“公无渡河”；当我看到一些政党无视于忧患而勇于内斗时，就想起了“公无渡河”！而这种“明知其欲如何而竟无可如何”的事例，往昔如项王垓下悲歌对名驹美人所唱出的“可奈何、奈若何”，以及佩芬所要揭櫫的崇祯政绩，岂不也是如此！何况“公无渡河”的情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也就是这种“明知其欲如何而竟无可如何”的悲哀，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必然会变本加厉地搬演下去。

为了这样的理由，我要奉劝佩芬一句：旨意固可高远，但尽一己之“深心悲愿”可也，遑论其他！否则佩芬岂不要担负古今的凄凉！

话说到这里，又使我忆起佩芬自从在东吴上我课时，就矢志毕生从事创作，因为：她认为创作是一种信仰，一种理想，一种使命。也因此长年以来，她的耕耘和收获已使她在文苑里开启一片

天地，独树一帜。而她近年又往历史的学问去钻研，独钟情于明清之际的兴亡史，更由此而以小说之笔，尝试采用现代心理学、精神病学等等时新论说，来探讨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领域，希冀自己和读者都能和崇祯皇帝、李自成、袁崇焕、李岩等等的人格有所交集。相信在这种理念之下所勾画出来的历史人物，是栩栩如生，宛然在目的。

然而，历史小说，到底是根据历史所撰写的小说。虽然以历史为题材的戏曲和小说，违背史实，甚至将奸作忠，将善为恶，可说“自古已然”，譬如陆放翁就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的感叹；但是今日科学昌明，民智发达，如果小说、戏曲尚且不顾历史之真假是非，而徒逞一己之意，有若清人周乐清“补天石”那样，一味扭曲事迹，为古人补恨，则观众、读者必然如芒刺在背，难于接受。所以今日之历史戏曲、小说，当善用虚实之道。大抵说来，用实之方，固然无须斤斤拘泥，但总以不违背搅乱事实为前提；用虚之法，则当以循其实而予以剪裁、点染、夸张、强化为是。其成就高下的关键，就是在于能否善用虚实。而我从佩芬的这部小说，很高兴地看到她尽量在史实上下考据的功夫，为此她在每章之后附了不少的注解；而她更由此经由揣摩、想像，乃至分析、归纳，来探触人物和事件的内里，用生花的妙笔，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也因此，她的历史小说，仿佛是时空倒流，古人再生，往事重现。我阅读她的小说，不禁也和她一样，自己早已成为明清之际的一分子！

而上面我说过，佩芬的“深心悲愿”非常宏伟，她不仅继《努尔哈赤》后，即将完成《天问》，更要自崇祯自缢后至南明覆亡的时期完成另一部小说；以这样一连串“血淋淋”的历史，用她现代化的“小说笔”来使自己从“人”和“仁”的角度去追求历史“淑世”和“致用”的两大境界，使人间世的浩劫永远不再。虽然我深知

“公无渡河”的道理所循环不已的历史与人性规律，但是我多么希望这么一位令人刮目相看、抱负不凡的现代文学家，更将兼抱并蓄地跻其身而成为难能可贵的历史小说家，其创作成绩果然能雏凤清于老凤声，果然能借助她的锲而不舍、沉潜英发的三部巨著来体现她的“深心悲愿”，那么相信我们这个人世间的所有读者，会和我一样，一起来为“浩劫永不再”而顶礼膜拜！

曾永义

于台大长兴街宿舍

一九九五年元月二十三日

〔作者简介〕曾永义，台南县人，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班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著作包括学术专著十余种，散文集五种，及中国现代歌剧两种等。现任台大中文系所教授，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执行长。

序二

理性的感悟

——末世宫朝的人性悲情

历史的变貌，表现在许多地方，王朝之兴亡，则是历史变动最重要的指标。

因为一个朝代的兴起和灭亡，不只显现了政权转移的意义，也会形成社会整体的变动，政经制度、社会体制、权力关系、价值观念，往往随朝代之更迭而产生变化。或者，倒过来说，正因为政经社会文化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才会导致政权转移。因此朝代兴亡之际，每每吸引了史学家的眼光，令人欲于其中窥探历史发展的奥秘、汲取人生的教训。

但朝代兴亡所能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这些理性的认知和教训，更充满了许多难以言传的感性成分。

可不是吗！王朝的赫赫声华、森严体制，在一瞬间瓦裂委散，如大厦之倾，砖石轰然、土瓦俱堕，一片烟尘迷漫中，堕地的土石瓦墙震动得人们耳鼓生痛、脚底发麻。望之谁不怔忡？谁不感到怅然？大变动时期，死生流离、贵贱易位，对之又有谁不感伤？由此兴感，使人进而体会广厦何以遽倾、贵贱何以易位，自然也就格外深刻苍凉。

历史的知识，其特点就在于此。它并不是冰冷的抽象性概念，而是要在这种兴亡死生的具体场景中，让人体会咀嚼出理性的感悟。

当然，历史浩瀚绵邈，朝代之兴亡不胜其数，其所能兴人之感并启人之思者，各不相同。在中国历史中，明朝之亡与清朝之兴，无疑是其中最令人着迷的一段。

这一段，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朝代兴亡史上的“经典”。清以异族入主中原，以小搏大，其兴也骤；明以文恬武嬉、朝政腐败而衰，其亡也忽。所涉及的是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战略因素，层面之广，影响之深远，都是其他朝代之兴亡所难以比拟的。因此它所引起的理性探索、感性慨叹，以及神秘传说也最多。

林佩芬针对这段历史所进行的三部小说：《努尔哈赤》、《天问——小说明末》、《天问——小说南明》，正是直指此一历史变动之关键时刻，叩问朝代兴亡之秘的大工程。

三部小说，分别运用文史交融的写作笔法，具体呈现清朝兴、明朝亡的历史场景，并由外场景来显明其兴亡之故。以猛将名媛、帝后臣民，铺展出历史盛衰的具体知识，而使人掩卷低回，怅怅不已。整部小说，透露的主题即是“天问”，即是指身处在历史情境之中的人，对于历史竟如此发展（如袁崇焕之忠悃而竟遭诬枉），往往有莫名所以的悲慨，故只能苍凉问天。但历史情境之所以迫人走入此等无语问天的绝境，实有其理路可寻，析理探秘，展示历史绝境中的人们如何视听言动，便是小说家的本领了。

林佩芬在这里，一步步向我们说明明朝如何走入绝境。其解说固然仍偏重在朝廷主政者之性格与做为方面，仍不免采用英雄史观的叙述角度，强调某些关键人物对此历史变动的作用，但这是历史小说着眼于人物刻画的传统，重视人（尤其是拥有权力的人）对历史的责任。而通过对于这些人物及其历史做为的描述，整个时代的图像，事实上也已如在目前了。我们很高兴有这样一部小说，让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明清之际的历史变动。

龚鹏程

〔作者简介〕龚鹏程，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五六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曾任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中文研究所所长，文学学院院长。著有《思想与文化》、《近代思想史散论》等书三十余种。

目 录

序 一	深心悲愿	
	——林佩芬的长篇历史小说《天问》·····	(1)
序 二	理性的感悟	
	——末世宫朝的人性悲情·····	(6)
序 章	雕栏玉砌应犹在·····	(1)
第一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	(9)
第二章	战士军前半死生·····	(89)
第三章	天涯霜雪霁寒宵·····	(163)
第四章	犹是春闺梦里人·····	(231)
第五章	欲上青天揽明月·····	(293)
第六章	一生心苦后人知·····	(377)
附 录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	
	——袁崇焕的崇高与悲壮·····	(440)

序 章

雕栏玉砌应犹在

大清顺治二年。

是“花好月圆”的中秋佳节，天清气爽，桂子飘香；北京城里的一座占地极广、整修得华美精致、花木扶疏的大宅第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宅第中张灯结彩，鼓乐齐奏，喜气洋洋；满朝的文武官员有半数以上前来道贺，车水马龙的好不热闹；大厅中堆满了贺礼，尤其以当今的皇帝、两宫太后和摄政王^①赐下的奇珍异宝陈列在堂中最为灿烂夺目，吸引了无数贺客的目光。

可是，贺客们在目视着这些价值连城的御赐珠宝珍玩的同时，脸上的表情却大都是不自然的笑容，有点儿讪讪，也有点儿无奈、尴尬和赧然，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交谈，都尽量拣些无关痛痒的寒暄、客套话，眼光更是故意地规避着互视，而尽量把视线集中在贺礼上。

“这么大的一株完美无瑕的珊瑚树，下官倒是生平第一次见到……”

“是啊，难得的是它遍体朱红，晶亮瑰丽，无一处有折裂之痕，无一处含沙石杂纹，放在这里，真是满室生华！”

“用整块白玉雕成的和合二仙，下官也是生平仅见……”

“啊，这八匹翠玉骏马，通体晶莹剔透，又雕得如此栩栩如生，真是稀世之宝！”

“这就是辽东所产的东珠，圆、大、润、泽，当为天下第一；这一串百颗，每颗都是一样大小，举世已无其匹，实是无价之宝！”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围着贺礼赞美着，忽然，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冒出了一句：

“赏赐如此之丰，真是‘皇恩浩荡’啊！”

一听这话，众人倒是都异口同声地点头称是：

“是啊！真是皇恩浩荡啊！”

可是，这话一说，接下来便没有其他的话好说了，人与人之

间立刻就沉默了下来；幸好鼓乐之声仍然不断，吹吹打打的，人群中倒也没有陷入静寂；也幸好吉时很快就到了。

在几个待从的前导下，主婚人大步从内堂走了出来，他是新娘的外祖父周奎；由于新换的袍褂他还没穿惯，几步路便走得不甚体面，再加上高领窄袖短褂的新装，越发衬出了他的五短身材佝偻背；脑后的一条辫子花白稀疏，又没有光泽，新剃的前额上却隐约地从帽檐下露出一截雪白的头皮来，一张布满了皱纹的脸上像是勉强挤出来似的堆满了干笑，这使他的外貌看起来有一股说不出的滑稽；他摇摇摆摆地走到主婚人席上站定了，立刻再朝着贺客们更吃力地扮着笑脸，只可惜人群中却没有什么人举目去看他，不过他也不在乎，自得其乐似的抬头挺胸着。

司仪扯开嗓门叫了起来，接着，喜乐声扬高了，笙管笛箫一起吹出了鸾凤和鸣之曲；就在乐声中，十二对梳着双鬟的侍女踏着细细袅袅的莲步引着一对新人来到了堂上。

新郎是一位斯文、白净而略带着憔悴和书生气息的年轻男孩，俊秀的脸庞上笼罩着一层阴影，仿佛心中的愁绪浓得连这“小登科”之喜都化解不去；新娘身穿大红吉服，头盖红巾，由喜娘搀扶着行礼；她的脸藏在头巾下看不见，身体却明显地瘦弱不堪，左边的衣袖是空的，簇新的吉服上盘金绣着一只振翅飞翔的风，左袖上的凤尾便软弱无力地贴肩垂了下来，袖口空荡荡地摇摆着。

新人立定之后，司仪开始高呼：

“一拜天地——”

新人面朝堂外的天光深深地拜了下去。

“二拜高堂——”

新人回转身来，面向父母的座席，但是，堂上的高座上却是空的；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原先立在角落的一童一婢，飞快地往

堂中走来，两人各捧着一卷画轴，走到高座后面，立时将画轴在座椅上展现了开来。

画图一现，整个婚礼的气氛都变了。

新人朝着这两幅画像深深地拜了下去。

宾客中却开始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几乎人人都身不由己地发出一个冷颤。之后，有人饱含着泪水，有人低下了头去，也有人下意识地搓着双手；只是，谁也没有再发出声音来，面对着这样一场气氛殊异的婚礼，尽管人人都有满腔的心声，却是谁也不敢在表面上流露出来。

可是，新娘却流露出来了。

她跪伏的身躯发出了轻颤，瘦削的双肩一耸一耸地抖着，红盖头中传出了悉悉索索的哭泣声；陪在她身旁的喜娘一手扶着她的腰，一手轻拍她的背脊，却没有出声劝阻她；跪在一旁的新郎也没有出声，只低着头，任两行泪水潸潸而下；众宾客则是个个神情殊异，默然不语；主婚人周奎更是一脸尴尬，却也不敢劝阻新娘，只有抱着“让她哭个够”的打算，站着枯等；一时间，悲戚的气氛便取代了喜气，笼罩了整个的婚礼。

红盖头下的哭声却越来越大，新娘的全身都在猛烈地颤抖；哭到后来，她再也忍不住了，从红盖头中发出了一声悲苦凄楚的哭喊：

“父皇——母后——”

原来，她就是前明崇祯皇帝的女儿长平公主，高座上展开的画像正是前明的崇祯皇帝与周皇后……

就在前一年的三月，李自成率众攻陷京师，崇祯皇帝在兵临城下之际，令皇太子和永王、定王逃离皇宫，接着又命周皇后自尽。为了怕公主们陷入敌手，他亲手杀了昭仁公主，又挥剑向长平公主，砍断了长平公主的左臂，然后离开了皇宫，在煤山自缢。

长平公主在血泊中晕死了过去，幸得尚衣太监何新背起了她，逃出皇宫，避入周奎府中，过了五天，长平公主才悠悠苏醒了过来。

总算从死神手里拣回了一条命，可是，迎接她的未来的日子却是数不尽的伤痛——不独是她自己父母双亡，兄弟流散，断了一臂成了残废，而是国破家亡，江山易色了。

李自成占据了大明皇宫，即了帝位，可是，他这“大顺皇帝”没做了几天就仓皇逃走了；那是因为本来为了防御大清国而镇守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反过来向大清国借兵，打败了李自成，报了“君父之仇”；可是，清兵一入山海关，当然就不会回去了，顺理成章地直入北京，大清国的皇帝成了全中国的皇帝。

住在周奎府中，长平公主终日以泪洗面。几个月前，她上书大清顺治皇帝，自请出家为尼，青灯佛卷，了此残生；对于她这个请求，才只七岁的顺治皇帝当然没有意见，但是摄政王多尔袞却有不同的看法：

“前朝的公主，务必要善加厚待，才显得我朝的宽大——让她身入空门，岂非让天下的百姓以为我朝刻薄寡恩呢？”

他认为，大清新得天下，收揽人心是第一要务，而厚待前朝公主，正可示好于天下百姓；他的这个看法也得到了两宫太后的认可，尤其是顺治皇帝的生母孝庄太后。同为女人，孝庄太后特别同情这个小小年纪就惨遭不幸的前朝公主，又想到她已成残废，孤苦伶仃地寄人篱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和摄政王一商量，仔细地替长平公主安排了归宿。

事情很快就商量出了结果，并且进行得很顺利；由顺治皇帝下诏，不答应长平公主出家为尼，而且还为她“找驸马”——长平公主本来已经由崇祯皇帝选中了太仆公子都尉周世显为驸马的，婚礼都已经筹备好了，举行在即，是因为李自成挥军逼京而